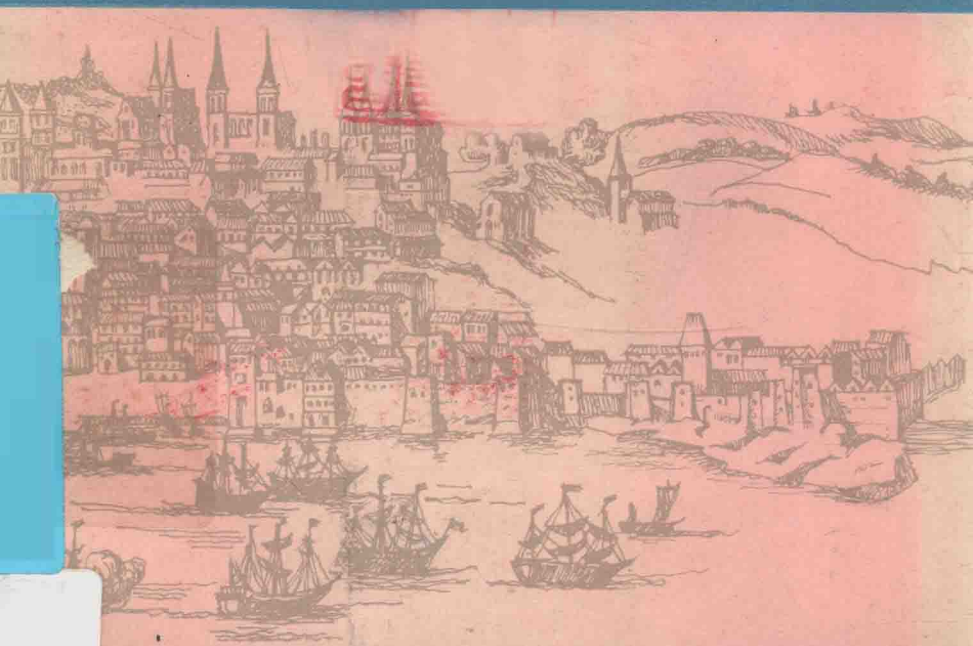


# 葡萄牙文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葡萄牙古本汇基金会

联合出版



# 葡萄牙文学史

安东尼奥·若泽·萨拉伊瓦著  
路修远 林 栋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葡萄牙古本江基金会  
北京·1983

# 目 录

|       |              |     |
|-------|--------------|-----|
| 前 言   | .....陈光孚     | 1   |
| 引 言   | 葡萄牙语的起源      | 5   |
| 第 一 章 | 中世纪文学        | 11  |
| 第 二 章 | 十五世纪文学       | 21  |
| 第 三 章 | 文艺复兴概况       | 30  |
| 第 四 章 | 十六世纪的中世纪文学遗产 | 35  |
| 第 五 章 | 吉尔·维森特       | 40  |
| 第 六 章 | 人文主义者和意大利派   | 48  |
| 第 七 章 | 史学和游记文学      | 54  |
| 第 八 章 | 路易斯·德·卡蒙斯    | 59  |
| 第 九 章 | 反宗教改革时期      | 68  |
| 第 十 章 | 巴洛克文学的极盛时期   | 76  |
| 第十一章  | 启蒙主义和新古典主义   | 86  |
| 第十二章  | 葡萄牙浪漫主义的起源   | 100 |
| 第十三章  | 葡萄牙早期浪漫主义作家  | 106 |
| 第十四章  | 第二代浪漫主义作家    | 120 |
| 第十五章  | 现实主义         | 130 |
| 第十六章  | 二十世纪的葡萄牙文学   | 151 |

## 前 言

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葡萄牙文学仍是个空白。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原因不外是该国语言教学在我国开始较晚，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培养出首批葡萄牙文专业的毕业生。对葡萄牙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只是近几年来才稍有起色，不少留学生被派往葡萄牙从事该国的文学学习和研究；一些葡萄牙的文学作品逐渐地介绍到中国来。由于形势不断地发展和变化，需要我们对葡萄牙文学有进一步系统的了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和葡萄牙文学界的同事们都渴望有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葡萄牙文学史。但由于目前我们尚无能力也无充足的资料来完成这类的专著，首先翻译一部葡萄牙本国出版的、比较有权威性的文学简史也是当前十分需要的。希望这部文学史的出版能够进一步促进葡萄牙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教学工作。

葡萄牙文学与西班牙文学共同形成了伊比利亚的文学体系，是欧洲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葡萄牙经历过它自己的黄金时代，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贡献。忽视对葡萄牙文学的研究，对整个欧洲文学的理解将是不完备的。

葡萄牙文学的发展有着如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历史上它与西班牙文学曾有过紧密的关系。公元1143年葡萄牙成立独立王国之前，它的文化与西班牙文化原为一体，即使在公元1143年之后的很长时期，葡萄牙文学仍旧与西班牙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是著名的骑士小说《高卢的阿马丁》。这部对

《堂吉珂德》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品曾被认为是出自葡萄牙人儒安·瓦斯科·洛贝拉之手。也有人考证过它在1508年曾由西班牙人罗德里格斯·德尔·蒙塔尔沃改写过。至今，这部作品的国籍尚无定论。又如，由西班牙国王阿丰索十世下令编写的《西班牙通史》于1344年被葡萄牙王室改编过，改写后的《西班牙通史》中对葡萄牙第一个国王阿丰索·恩里克斯战功的描述，被认为是葡萄牙的第一部史诗。西、葡两国早期文化的互相渗透并未妨碍葡萄牙民族文学的发展。早在十二世纪，葡萄牙就有民间抒情歌谣。十四世纪曾出版过用葡萄牙语创作的爱情诗集和讽刺诗集。西、葡文学的紧密关系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政治情况所决定的。直到十七世纪，葡萄牙人民再次赶走了西班牙占领军，该国的文学才正式摆脱西班牙的影响；第二个特点是葡萄牙文学的反抗精神。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葡萄牙历代著名文学家一直在追求着本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进步性。因此，不仅与反动的统治阶级、宗教势力和封建制度进行过不懈的斗争，而且极力排除外来的不良倾向的影响。如果我们提纲挈领地回顾历史，便会发现自十五世纪的文学全盛时期之后，这个特点更加明显。

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黄金时期，文艺的主导思想是反对封建主义，主张宗教改革和提倡人文主义。著名文学家萨·德·米兰达把意大利诗歌的新格律引进葡萄牙，借以革新了西班牙诗歌的旧格律，创造出富于民族特点的表达形式。著名戏剧家吉尔·维森特在他创作的那些针砭时弊的剧本中极力主张宗教的改革，因此他去世之后，不少作品被宗教裁判所查禁。尤其是伟大的诗人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不仅写了大量突破封建桎梏的爱情诗歌，而且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以多神论的观点举出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与基督教抗衡，藐视当时飞扬跋扈的宗教势力。同时，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讥讽封建权贵，同情庶民百姓。

十六世纪中叶，反动势力对人文主义文学进行反扑。宗教裁判所对书刊严格控制和审查，对新思想进行残酷压制。尤其在1581年西班牙重新占领葡萄牙之后，对该国的民族文学极力摧残，葡萄牙文学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一场浩劫。事实证明，葡萄牙文学具有反抗精神和强大的生命力。尽管镇压是残酷的，例如，剧作家若泽·达·西尔瓦因坚持进步思想被宗教裁判所迫害致死。但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带有批判和暴露色彩的作品，以手抄本广为流传，象佚名名著《偷窃的艺术》、塞朗·德·卡斯特罗的《宗教裁判所里的老鼠》便是此类作品的代表。

十八世纪，贵族及教会对文学的控制被冲破，资产阶级登上了文坛，成立了“葡萄牙阿卡迪亚诗社”，勇于接受法国启蒙文学的影响。诗人们摈弃一直统治诗坛的“贡戈拉主义”。这个从西班牙传入的创作风格只追求辞藻的华丽，致使内容非常贫乏，曾经窒息了葡萄牙诗歌创作的生机。1796年成立了“新葡萄牙阿卡迪亚诗社”，浪漫主义兴起。与反封建和民族解放力量结合，在历史上起到了进步和积极的作用。

十九世纪，科英布拉大学的文学青年组成“科英布拉派”，提倡现实主义文学。他们与浪漫主义作家展开一场论战，主张文学创作要如实反映社会现实并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多方面地暴露并提出问题。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在反对1926年上台的独裁政权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现实主义”流派，其宗旨是要通过文学的形式鞭策社会，改造社会。“新现实主义”至今仍是葡萄牙小说创作的主流。

综上所述，葡萄牙文学史即是争取文学本身的民族性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如何撰写这个国家的文学史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我们选译的这部简史是在葡萄牙国内比较流行的版本。这本书自1949年问世以来，再版已经不下十次，不少院校用做教

材。作者安东尼奥·若泽·萨拉伊瓦是葡萄牙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和作家。他毕业于里斯本大学。在法国留学期间从事欧洲文学史的研究。因此，他在撰写这部文学史时能够纵观欧洲各国对葡萄牙文学的影响，对葡萄牙文学在欧洲的地位作出了恰当的评价。此外，他考虑到社会发展史的规律，客观地评述了从葡萄牙语言的形成到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状况。资料比较充实，论证比较客观，所以这本书在葡萄牙本国享有声誉。

这部书是本简史，作者是以本国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此书在我国出版不可能完全合乎我国读者的要求。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会感到它的论述比较简单，许多名著的内容以及思想性和艺术性交待和分析得不够详尽；历史背景比较简略；此书有文史不分的倾向，讲的是广义文学，把一些史书也列入其中，不甚合乎我国读者的习惯。凡此种种，并不影响它在我国出版的价值。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葡萄牙古本江基金会的帮助。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该基金会的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合作出版的《卡蒙斯诗选》在中葡两国受到读者们的好评。我们相信，葡萄牙文学史的出版必会给中葡文化交流以及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带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陈光孚**

1983年7月于北京

# 引言

## 葡萄牙语的起源

最早的葡萄牙语文献在公元十二世纪就已经存在，而第一篇纯粹的文学作品——葡萄牙第一代国王之子桑肖一世所作的友谊之歌，被认为作于1189年。毋庸置疑，葡萄牙语在葡萄牙建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十三世纪的一位卡斯蒂亚历史学家的著作，曾记载了阿丰索六世悼念在乌克莱斯战役（1108）<sup>①</sup>中殉难的独生子而作的哀歌：“啊，孩子，你是我心灵的欢乐，你是我眼中的星火……”这首载入卡斯蒂亚语<sup>②</sup>史书的加利西亚哀歌，似乎证明早在阿丰索·恩里克斯的祖父阿丰索六世时期，葡萄牙语的母语加利西亚语便已经存在。阿丰索·恩里克斯是在加利西亚长大的。莱昂的君主，也就是后来的西班牙国王，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早在光复时期，当阿拉伯人统治着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候，西北地区（包括加利西亚和蒙德古河与杜罗河地区，这些地区后来成为葡萄牙王国的中心）的方言就不同于阿斯图里亚和卡斯蒂亚等地的方言。前者后来演变成葡萄牙语，后者则演变成卡斯蒂亚语。这两个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方言，流传至今的仅有莱昂语。在阿拉伯人长期占领下的蒙德古河或者特茹河以南的地区，信仰基督教的居民讲莫萨拉伯语，这是一种受阿拉伯语影响很深的拉丁语，使用范围狭窄，比北方的各语种保守。

---

① 公元1108年，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在西班牙的乌克莱斯击败葡萄牙人，阿丰索六世的儿子唐·桑肖阵亡。（此书的注释全为译者所加）

② 即西班牙语。

由于这一时期的文献都用拉丁语或不正规的拉丁语写成，我们现在无法准确地复述当时流行的口语。又鉴于拉丁文是一种很难掌握的文字，抄写者又受到当时日常口语的影响，因此，文献中存在着许多错误。但仅此我们也能看出各地方言口语的主要特点。从九世纪有关蒙德古河与杜罗河地区的非正规拉丁语（也称地方拉丁语）文献中，我们就发现了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某些典型特征。这一发现要归功于挪威语言学家莱弗·斯莱舍，他得出的结论是：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之所以分化，并非由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两者早有差异，这一差异可以追溯到拉丁化时期，甚至比这更早。

总之，在罗马人入侵之前，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地区可能已经有了语言或语族，这些语言或语族和后来的卡斯蒂亚王国各地区所讲的语言有着本质差别。这些差别可远溯到卢济塔尼亚人时期<sup>①</sup>，但研究此项专题我们尚缺乏充足的史料。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按照自己固有的语言习惯学习拉丁语，就象今天英国人或者西班牙人按照各自的方式学习法语一样。各地的方言俚语使正规的拉丁语因地而异，甚至变成互不相同的新语言。被称之为“基质论”<sup>②</sup>的理论和入侵民族，特别是阿拉伯民族（因为日尔曼人属于文化影响很小的武士阶层）的影响，清楚地解释了伊比利亚半岛的语言不一致性。

加利西亚—葡萄牙语<sup>③</sup>和卡斯蒂亚语之间的最早差别表现在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元音之间没有 *n* 和 *l*。法语和意大利语也没有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这一特点。这可能证明，加利西亚—葡萄牙语是由伊比利亚西北地区所特有的一种语言演变而来的。

---

① 罗马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后，曾把它划分成三个省，其中卢济塔尼亚省是葡萄牙的前身。这里的卢济塔尼亚人时期可能指罗马人统治时期。

② 这里指从一种语言中可以派生出其他语言的理论。

③ 即古葡萄牙语。

加利西亚—葡萄牙语与卡斯蒂亚语的许多差别中，加利西亚—葡萄牙语中的辅音 *n* 从元音中消失最令人感兴趣。卡斯蒂亚语中的鼻辅音总是与它前面的元音分开，而葡萄牙语中的鼻辅音却常与它前面的元音融为一体，变成一系列鼻元音（*ã, ě, ĭ, õ, ũ*）。对于卡斯蒂亚人来说，这些鼻元音是很难学的，同样，葡萄牙人在读卡斯蒂亚语 *también* 这类词中的 *m* 和 *n* 时，也感到困难。

概言之，葡萄牙的元音比卡斯蒂亚语多，葡萄牙语有十二个元音（包括鼻元音），而卡斯蒂亚语只有五个。但卡斯蒂亚语的辅音要比葡萄牙语丰富，因为葡萄牙语在辅音之前或在词尾很少发 *m* 和 *n* 音，尽管书写时这些字母都要写进去。现在葡萄牙语中的 *ss* 和 *ç*，*s* 和 *z* 在元音中间或者在 *ch*（以前发作 *tch*）和 *x* 中都发一样的音（特腊兹—乌希—蒙提希的某些地方除外）。此外，葡萄牙语没有卡斯蒂亚语辅音 *j* 的发音。

两种语言之间另一明显差别是相反的发音习惯。葡萄牙语的双元音读时语调一般“下挫”<sup>①</sup>，如 *ai, au, oi, eu, oi, ou, ui*，也包括被正字法规定发鼻音的 *am* 和 *em*，而卡斯蒂亚语的双元音读时语调要“上扬”<sup>②</sup>，如 *ié, ué, ió*。因此，拉丁语的 *Ego*<sup>③</sup> 派生出葡萄牙语的 *Eu*（下挫）和卡斯蒂亚语的 *Yo*（上扬）。葡萄牙语的这一特点和元音的鼻音化使语音之间的界线不明显了，只留下一些痕迹，如 *vêm, têm*，实际上应该读 *vāiai* 和 *tāiai*。

从语调的角度看，两种语言的主要差别在于重音的不同。葡萄牙语的重读音节铿锵有力，支配着整个词汇，非重读音节和次重读音节则轻缓舒弛，因此，葡萄牙语的语调抑扬顿挫，有如起伏的波涛。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西班牙人，尽管能读懂葡萄牙文，或者甚至在学校里学过葡萄牙文，但要听懂葡萄牙口语也

① 指读双元音的头一个字母时口形要开，后一个字母则要闭。

② 与“下挫”相反。

③ 拉丁文，意即“我”。

是十分困难的。葡萄牙语的这一语调特点在特茹河以南地区要比以北地区更为明显。和葡萄牙语相反，卡斯蒂亚语的语调则轻重均衡，使人感到是一联串的单音节。

由于这些特点，葡萄牙语和卡斯蒂亚语不仅是两种有差别的语言，而且从语调的角度来看，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尽管它们的词汇和语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学过卡斯蒂亚语的外国人不难看懂葡萄牙文，但他绝对听不懂它。然而，这一现象，对懂葡萄牙文的人来讲也是常见的。

上述结论也说明了罗马人在卡斯蒂亚和加利西亚—葡萄牙这两个地区所传播的拉丁语虽有区别，但也有相似之处，因此，这两个地区并存着同样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然而，两种方言各自的节奏、发音、停顿和其他表达感情的方式使两地的拉丁语在语调上相差甚远，各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语言在语法和词意上的差别也日趋明显，如卡斯蒂亚语和其他罗曼语一样，至今仍使用复合时态（*he llegado* 相当于法语 *je suis arrivé*<sup>①</sup>），而葡萄牙语则仍然保留着直接从拉丁语而来的简单过去时（*che-guei*）。葡萄牙语有许多创新，其中最使语言学家惊叹不已的是“人称不定式”，它使不可变位的动词有各种人称的形式（*eu vir, tu vires*）。加利西亚语也有这种形式，这说明语言学上的这一创新久已有之。

特茹河以北的地区也讲葡萄牙语，但这不是因为葡萄牙的武力征服或殖民化所致。如前所述，那里的居民信仰基督教（包括莫萨拉伯人），并有自己的语言或语族，就其主要特点来看，不仅与特茹河和蒙德古河的方言相似，甚至与比斯卡亚湾的加利西亚沿海的方言也极为接近。我们知道，特茹河以南地区除了讲阿拉伯语以外，还讲一种叫做“莫萨拉伯”的拉丁语，这种语言在

---

① 意即“我已经到达”，为法语复合过去时句型。

某些方面象加利西亚—葡萄牙语而不同于卡斯蒂亚语。因此，葡萄牙语获得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并不具有以暴力强加于人的性质。至于定居到那里的阿拉伯人，则是逐渐地被同化了。莫萨拉伯语后来通过里斯本影响了整个葡萄牙语，迄今从葡萄牙南部的口语中还能找到莫萨拉伯语的某些痕迹。

在葡萄牙语发展史中，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大约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初期。比起现代葡萄牙语，加利西亚—葡萄牙语最明显的特点是：须用鼻音的双元音 *ão* 发成 *om*，*ss* 与 *z*、*ss* 与 *ç* 的发音都有区别，*ch* 发成 *tch*，并且有用双元音的形式写出来的长元音；此外，加利西亚—葡萄牙语不仅有重读音节，而且还有次重读音节。次重读音节落在重读音节前面的音节上，给句子造成了不同的节奏（这一点很象现代巴西葡萄牙语）。由于当时的重读音节读有力的开口音，因此现代葡萄牙语中的一些哑元音在当时也能读出声来，就象现在的巴西葡萄牙语一样。直到十六世纪初，现代葡萄牙语才从加利西亚—葡萄牙语中蜕变出来，翻开贝尔纳尔丁·里贝罗的《少女和闺秀》的头几页，便可证明这一点。这是一本把口语和书面文字结合得非常巧妙的书。但是，在米尼奥、特腊兹—乌希—蒙提希和贝拉的某些地方，现代葡萄牙语仍然保留着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某些特点。

被航海家和拓荒者带到美洲和亚洲的语言已经是现代葡萄牙语了，但它的重读音节还不如现在这么铿锵有力。轻缓，不急促，读元音时口张得较大，重读音节和次重读音节发音清楚等都是巴西葡萄牙语所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可能是从当时的葡萄牙语中承袭过来的。但是，巴西的葡萄牙语是作为一种外国语言被巴西的几百万黑人所接受的，他们给它打上了本民族语言的烙印。因此，巴西的语言发展史基本上是葡萄牙语抵制黑人语言的历史。巴西的葡萄牙语和佛得角的葡萄牙语有某些相似之处，这说明非洲语言的某些成分已经渗透到了葡萄牙语之中，尤其是在语

音方面。尽管如此，造就一种本地语言的运动在巴西仍然遭到了失败。然而，这种运动在佛得角和几内亚却获得了成功。正如葡萄牙语是从拉丁语演变而来的一样，佛得角现在使用的语言是从葡萄牙语演变过来的；这是一种经历了深刻变化的葡萄牙语，其中混杂着大量的当地土语。在斯里兰卡和亚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一些从葡萄牙语蜕变过来的语言，但它们都日趋僵死。目前印度的果阿、达曼和迪乌<sup>①</sup>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仍然通用葡萄牙语。

至于加利西亚，它与原先所属的葡萄牙地区失去了联系，当地语言也受到了卡斯蒂亚语的影响。今天的加利西亚乡村语言和葡萄牙的特腊兹—乌希—蒙提希以及米尼奥的乡村语言极为接近；米尼奥河两岸的居民可以毫无困难地用各自的语言交谈，但是在书写形式上，两种文字就迥然不同了，因为加利西亚语遵循卡斯蒂亚语的书写规则。

目前，葡萄牙语的状况是这样的：欧、美、非、亚四大洲约有一亿多人口讲葡萄牙语，在世界性语言中，仅次于英语和卡斯蒂亚语而居第三位（汉语、俄语、德语属于最重要的地区性语言）。这个庞大的语言体系有三个分支：卢济塔尼亚语、巴西语和加利西亚语。目前在语言分支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极力扩大各语言分支之间的差异，这种倾向表现在日常用语上；另一种倾向极力缩小各语言分支间的差异，使它们统一起来，这种倾向表现在书面语言和标准化语言上。

本书只谈及卢济塔尼亚语的文学发展史。

---

① 果阿、达曼和迪乌均为印度城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 第一章

## 中世纪文学

**文学的起源** 要了解十八世纪中叶之前的葡萄牙文学发展情况，就必须综观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学发展史。葡萄牙民族征服了阿尔加维并在1250年左右召开了第一次国民会议之后，才在疆土和政治上得以完全确立。当时的葡萄牙人自认为是西班牙人，就象当时的卡斯蒂亚人自认为是莱昂人或阿拉冈人一样；相互之间的关联使葡萄牙在1340年的萨拉多战役<sup>①</sup>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葡萄牙人尽管也懂卡斯蒂亚语，但在葡萄牙最初几代国王执政时期，葡萄牙语不但是—种书面语言，而且是与拉丁语同样重要的官方用语。

在武士们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僧侣却从事传播文化的活动。十二世纪，宗教团体的发展十分迅速，导致了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的克吕尼修会<sup>②</sup>和西多会<sup>③</sup>都企图成为庞大的国际性宗教团体。唐·阿丰索·恩里克斯转战南方时，曾庇护西多会，并于1152年下令修建了阿尔科巴萨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很快成为葡萄牙宗教文化的中心，而本笃会的修道院，如卢尔旺修道

---

① 1340年，卡斯蒂亚国王阿丰索十一世和葡萄牙国王阿丰索四世结成联盟，在卡斯蒂亚的萨拉多击败入侵的摩尔人。

② 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十世纪初叶创始于法国克吕尼，该会规定教士必须脱离家庭，不得婚娶；禁止隐修院的地产通过修士的亲属转给世俗领主。

③ 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1098年由法国罗贝尔创立于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该会主张全守本笃会严规，除祈祷、神工外，还要垦荒。

院，在宗教改革之前便趋于衰落了。

当时在葡萄牙王室，宗教文化和诗歌修养已成为统治阶级表现聪明才智的最起码条件。

**宗教文学** 要了解宗教文学的作用，我们必须记住，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同时并存：一种是国际性的宗教文学，使用拉丁语，内容深奥；另一种是地区性的世俗文学，使用民间语言，面向文化水平低浅的百姓。

宗教文学作品一般都是玄奥的神学著作和教喻文章，内容有关对圣父、圣子、圣灵的评述，基督故事，语法修辞，说辩文章，宗教戒规，圣徒传记，布道演讲，宗教礼仪以及宗教颂诗等。

宗教文学也叫“中世纪拉丁文学”，其传播媒介为宗教机构，尤其是修道院。这种情况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各国都大致相同。

阿尔科巴萨和科英布拉·德·圣克鲁斯两个修道院是葡萄牙中世纪拉丁文学的两个中心。由于中世纪社会动荡和复制图书全靠手工抄写，因此，只有修道院的安静环境才能为持之以恒的文化活动提供可能性。这种社会环境也造成了宗教在文化领域的垄断。

宗教文化旨在培训教职人员，因此，平民百姓除了间接地受到一点经文和福音诗的影响外，宗教文学在民间是得不到传播的。它对葡萄牙文学的主要贡献是译了一些圣徒传记和传奇故事（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如《埃及玛丽亚传记》、《圣徒巴尔兰和若萨法特传记》以及描绘游历地狱和天堂的《顿达洛见闻录》。

**世俗文学** 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形成时期，世俗文学往往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世俗文学是以民间语言为基础，用于消遣娱乐或者宫廷喜庆和民间节日的大众文学，能为文盲特别是粗识文字的人所接受。这种文学包括诗歌和小说。与宗教文学相反，世俗

文学都带有地方色彩，靠口头流传，因而它一般采用韵文的形式。世俗文学的传播者是行吟诗人和流浪艺人，他们记诵一些诗歌，奔走于能够演出并能获得赏识的地方，也就是节日婚礼或比武会上，伴随着丰富多采的节目唱诵这些诗歌。

行吟诗人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但十三世纪之后，行吟诗人的口头文学便已过时，代之而起的是编辑成册的抒情诗和骑士小说。

在葡萄牙，行吟诗人的活动给抒情诗和史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当时的抒情诗都被收入《古代诗歌集》之中，而在《科英布拉·德·圣克鲁斯编年简史》里，我们可以看到史诗的痕迹。

**加利西亚抒情诗** 《古代诗歌集》中最早的一首诗歌大约作于1189年，系塔韦罗所作。但这并不说明加利西亚和葡萄牙地区的抒情诗的诞生时间。我们可以推测，抒情诗的出现要比这个时间更早，并且早已成为宫廷贵族的写作形式。

唐·阿丰索三世当政的后期，加利西亚行吟诗人的口头诗歌被编入诗歌集。从这些诗歌的节奏和内容来看，它们的写作年代可以追溯到葡萄牙建国以前。这些诗歌的韵律形式被现在的布拉甘沙地区称之为双重句，也叫重复句。一首双重句诗歌由许多组诗构成，每组包括两段，下段是上段的重复，只是下段每行的尾词更换一下，以改变韵脚，但仍要保持原意；每一段诗只有两句；上组两段中的第二句分别要在下组两段的第一句中重复，这样每一段都有一句新词和一句旧词；每段还有一个叠句，用于合唱；韵押在每句句尾词的元音上：

亲爱的好妈妈  
我去参加爱情的  
舞会。

亲爱的好母亲  
我去参加甜蜜的  
舞会。

我去参加小镇里  
举行的爱情  
舞会。

我去参加村子里  
举行的甜蜜  
舞会。

这种过于简单、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诗歌形式给人以一种拖沓单调之感，会使人想到它的叠句的需要合唱外，其他段落也需要双声重唱。双重句诗歌有些场面以对话的形式表现热恋中的少女和自己的母亲、姐妹以及好友对意中人的议论，还有一些则是通过一位热恋中的少女的独白来描绘其内心世界。

“友谊之歌”的形式也十分简单，一般总是描绘田园村庄中的少女：在泉水边、花丛中和民间节日里，或者在松树和榛子树下，她们和情人谈情说爱；在河边，她们洗涤衣裙或洗梳长发，间或裸体沐浴；在海边，她们等候着归帆。这些诗歌充满一种自由活泼的纯朴情趣，画外之音呼唤着人类本能的激动情感。对野兽、鲜花、波浪表现出的好奇的亲切感，会使人想起基督教之前万物皆有灵的思想。这类诗歌的源头无疑是古远的，但已经被时间的海洋淹没了。

有些诗歌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少女一边纺麻织线，一边吟唱，或者与母亲争论不休，企图使母亲也钟爱她的情人，同意他们的爱情。这些诗歌不十分古朴，已经带有市民色彩。

还有些诗歌虽然采用双重句的形式，但韵律已变得十分复杂。在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感情冲突的真挚表现：从嫉妒心